

那年夏天,我的情绪糟到了极点。伴随着那场可恶的车祸的发生,五彩斑斓的日子一时间全都褪去了色彩,变得灰暗。天空是灰色的,记忆是灰色的,理智也是灰色的。

我甚至想到了死,可母亲那叫作人肝肠寸断的泪水,又迫使我不想做出轻率的选择。

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,很快就给我回了信。信中意外地夹寄了一朵早已枯萎了的纤弱的无名小花。父亲在信中说,这花是他连里的一位和我同龄人的“小胡子兵”看了我的信后,悄悄地一个人从一座陡峭的悬崖上为我采摘的。

信的最后,父亲还特别地提醒我,别小看了这朵无名花,它可是花族中的骄傲。因为,无论在严冬还是盛夏,它都不愿冰雪和酷暑的摧残顽强地生长着,并开出艳丽的花朵。

我当然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,更感激那位不知名的同龄人给我的鼓励。可失去一条腿的现实,时时折磨着我,使我无力从痛苦与失望中挣脱出来。

我没有给父亲回信。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和信心,在信中给他一个他所希望的答复。

我只有拄着母亲流着泪为我做成的拐杖,漫步于小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,试图用童年美好的回忆,来减轻我心理上的负重。

尝试,失望,再尝试。我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。

半个月后,我又收到了父亲的第

真情快递

一捧无名花

诗 秀

二封来信。信中仍然夹寄着一朵淡淡的黄色的无名小花。

信写得很短,寥寥数语静静地告诉我,这花同样是那位小胡子兵为我采的,而且他还说,今后每过十天,他都会给我寄来一朵。直到有一天,他不要我寄为止。

读完信,我已没有了往日的泪水。我呆立在窗前,注视着手中的小花和窗外明净如镜的天空,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。

我不忍再闭上我的眼睛,因为此时我的脑海里已满是那位小胡子兵攀登时的身影。我决心振作起来,为了我年轻的生命,为了我童年的梦幻,为了我执著的追求与信念。

我发疯似的扔掉了手中的拐杖。门上灯,整日整夜地趴在书桌上,没命地写着,写着,手指磨出了血泡,鲜血染红了手中的笔,也染红了每一朵寄自北疆的无名小花。

以后的日子,我期待着父亲的每一封来信,因为,那风吹不折雪压不垮的无名小花,将带给我无穷的鼓舞和力量。

终于,我的第一篇小说《寻找失落的太阳》在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了。



收到样书的那天,我哭了,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那夜,我又一次失眠了。我流着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信里什么也没说,只是请求父亲让小胡子兵给我寄最后一朵小花来。

焦急中,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。小心翼翼地拆开,信封里却没有半朵花的身影。

“孩子: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,可事到如今也只好说穿了。给你寄的花

中,其实除第一朵是那位小胡子兵自己手摘的外,其余的都是我采的。因为,他早已在一把把洗刷任务中为抢救战友光荣牺牲了。牺牲前,他答应了我的请求,以他的名义,每十天给你寄一朵小花。”

……我不忍再读下去。

我的视线早已一片模糊。我决定明天就去一趟北疆哨所,把这些被鲜血染红的无名小花,统统地敬献在他的墓前。

世相百态

旧电脑

金 涛

单位电脑升级,旧电脑一律处理,原则是折价卖给本单位职工,价格相当便宜,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。但启事在墙上贴几天,也无人问津。也难怪,现在一台新电脑要不了多少钱,谁还愿意买旧的呢?

因为具体承办这事,所以我有些着急。关键是这些旧电脑占据我办公室不少地方,我总不能一直就这么守着这么一大堆方脑袋的家伙上班吧。正发愁,胡志明来了。他从破旧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沓钞票,说这20台旧电脑全要了。我吃了一惊,他一个人要那么多电脑干什么呀。问他,他也不愿多说。我当即请他看“货”。他很认真地逐台验收后,让雇来的两个人把电脑全部搬上了一辆小货车。原来他可是有备而来的。

事后,我向主任老新做了汇报。想不到,老新听了,大发雷霆,拍着桌子说:“你呀,糊涂!怎么能把那么多电脑卖给他一个人呢?这电脑折价后低于市场价,是带有福利性质,照顾本单位职工的,你怎么卖出去的,就怎么给我追回来。胡志明如要,也只能从那些电脑中任买一台。”

主任老新对胡志明有意见,我是知道的。前年老新由副主任转正,专门请大家庆贺了一下,单位里大多数人都去了,胡志明没有去,也是极少数没有意思一下中的一个。胡志明的倔,在单位也是有名的,我到过这个单位工作也有十年时间了,从未见他参加过同事之间的宴请。其实按他家的收入,胡志明不该是这样的,但谁能说得清呢,这便是人的

复杂性吧。我急忙去胡志明办公室,找他说明来意,这立即遭到了他坚决的抵抗。他说:“东西卖出去了,哪有再收回去的道理,此其一;另外公告上只说限于本单位职工购买,并没对数量做出明确的规定,我并没有违反,此其二。所以,本人坚决不退。老新不同意,你让他来找我谈,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!”

我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,我一时无语。

回去找老新汇报。老新大怒,说胡志明是用单位的资产投资,他判定胡志明不是转手卖了电脑赚差价,就是自己或亲戚用来自办了网吧,并称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但雷声大,雨点小。此事过了几天,也就不了了之。

大概是半年后,我突然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,那报道说的主角是胡志明的事。原来胡志明买下那二十部旧电脑,全部捐给了老家乡下的一所小学。报道还称,胡志明三年来,资助了家乡的三十位贫困生。这位记者本人也曾是胡志明的资助对象。靠着胡志明的资助,他读完了中学、高中和大学,后来又分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都市报工作。

胡志明“投资”的去向终于明了,而他“拒”的深层次原因,也随之破解。那几天,胡志明的事成了单位里最热门的话题。倒是他似乎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,走路也低着头。据他同一办公室的小唐说,胡志明打电话很厉害地训斥了那位记者,责怪记者侵害了他个人的“隐私”,使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


阳春三月,儿子邀我去放风筝。晴好的午后,煦暖的阳光,春风徐徐,明朗高远的天空,让人神清气爽。体育场内,人三三两两,皆手

朋友每天都会揣几枚硬幣在身上,一元的,五角的,还有一角的。走路的时候,他的裤兜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,搞得跟老葛朗台在摇金幣袋子似的。一次饭桌上,经不住众人追问,朋友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——

每次开车经过一个路口,都会看见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妇人,趁着红灯的当口,一只手提着一大串白玉兰,一只手敲人家的车窗,向驾驶员兜售。这么大大小小,穿梭在那么密集的车流里,真让人替她捏了把汗。我发现她的生意并不好,一个红灯往住一束也卖不出去。她也敲过几次我的车窗,一元钱两朵,说实话,一点也不贵。可是,我身上从来不带零钱,我也不想因为买个一元钱的花而找回来一大堆零钱,所以,每次我都笑着摇摇头。

那天,送孩子上学,路口又吃了红灯。也不知道她从哪个角落突然冒了出来,敲我的车窗。我笑着摇摇头。她正要离开,孩子看见是卖白玉兰的,兴奋地嚷着要买。那天我身上带的都是百元纸钞,我只好掏出一张递给她,买了两朵。可就在她低头一张张数钱的时候,谁也没有注意到,绿灯亮了,一辆从后面疾驶而来的大巴将她挂倒了。我惊呆了,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镜头,她就像一片纸一样飞了起来,手上的零钱和白玉兰,抛撒了一地。

直到今天,我也无法原谅自己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想要买白玉兰,如果我身上有一元硬幣,不了了之了。

大概是在半年后,我突然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,那报道说的主角是胡志明的事。原来胡志明买下那二十部旧电脑,全部捐给了老家乡下的一所小学。报道还称,胡志明三年来,资助了家乡的三十位贫困生。这位记者本人也曾是胡志明的资助对象。靠着胡志明的资助,他读完了中学、高中和大学,后来又分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都市报工作。

胡志明“投资”的去向终于明了,而他“拒”的深层次原因,也随之破解。那几天,胡志明的事成了单位里最热门的话题。倒是他似乎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,走路也低着头。据他同一办公室的小唐说,胡志明打电话很厉害地训斥了那位记者,责怪记者侵害了他个人的“隐私”,使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
大概是半年后,我突然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,那报道说的主角是胡志明的事。原来胡志明买下那二十部旧电脑,全部捐给了老家乡下的一所小学。报道还称,胡志明三年来,资助了家乡的三十位贫困生。这位记者本人也曾是胡志明的资助对象。靠着胡志明的资助,他读完了中学、高中和大学,后来又分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都市报工作。

胡志明“投资”的去向终于明了,而他“拒”的深层次原因,也随之破解。那几天,胡志明的事成了单位里最热门的话题。倒是他似乎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,走路也低着头。据他同一办公室的小唐说,胡志明打电话很厉害地训斥了那位记者,责怪记者侵害了他个人的“隐私”,使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
大概是半年后,我突然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,那报道说的主角是胡志明的事。原来胡志明买下那二十部旧电脑,全部捐给了老家乡下的一所小学。报道还称,胡志明三年来,资助了家乡的三十位贫困生。这位记者本人也曾是胡志明的资助对象。靠着胡志明的资助,他读完了中学、高中和大学,后来又分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都市报工作。

胡志明“投资”的去向终于明了,而他“拒”的深层次原因,也随之破解。那几天,胡志明的事成了单位里最热门的话题。倒是他似乎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,走路也低着头。据他同一办公室的小唐说,胡志明打电话很厉害地训斥了那位记者,责怪记者侵害了他个人的“隐私”,使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。

万家灯火

说谎的孩子

朱秀丽

牵丝线,奔跑或缓行,形形色色的风筝在空中游荡。儿子高举着一架灰色的飞机,迎风展开,他拉线迎风跑,飞机在他身后慢慢飘起,像一只鸟蓄势而飞。儿子的小脸涨得通红,他一边忙着想,一边尖叫,如飞行天空般自豪。

飞机正在恋春风,机长却须加能量了,我热得一身汗淋漓,他则满头大汗,气喘吁吁,直喊渴死了。想到体育场门外去买冷饮,他拦住我,要妈妈坐下休息,小家伙欢喜地跳跃着去了。

一会儿,小家伙捧着两块雪糕来了。“妈妈,你喜欢吃哪种?”他急切地问。“哪一种便宜?”我随口说。“这种五毛的,这种是一块钱的。”他的左右手各握一只。“妈妈要五毛的。”我接过那绿色的雪

不需要地找那么多零钱,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。

就是从那件事情后,我身上每天都会揣一些硬幣,对,不是放在公文包里,也不是放在钱夹里,而是揣在裤兜里,这样掏起来方便。虽然我再也别有机会买那位老妇人的白玉兰了,但是我发现,身上带点零钱,还真能做不少事情。

我们单位边上的小区里,住着个老大爷,在一楼的院子里种了些蔬菜,每天黄昏的时候,他都会铲点青菜,一把把洗干净,扎好了,摆在路边,旁边放着个小盒子。下班的人路过了,顺手拿一把,自己将钱放进盒里,大把的一元,小把的五角,大家都知道,老大爷无儿无女,是靠低保

生活的,所以买的人很多。以前身上没零钱,我从来没买过他的菜,现在每天路过的时候,我都买一把。

过去在路上碰到乞讨的,我也几乎没有给过他们,因为我没钱啊,这是最好的理由了。现在,我的裤兜里有硬幣了,我就会主动掏出一枚给他,很方便。而他们的感谢或一个微笑,也会让我觉得很快乐。

是的,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爱心,可能仅仅是付出的时候,不是很方便。那为什么不揣一些硬幣在身上呢?

涌而出,宛若我在缔造一个新的网络神话。网友很虔诚的样子,就在我沾沾自喜之时,他才小心地键入一行字:你知道狗熊是怎么死的吗?笨死的!

对于网友的调侃,我一直没在意,直到一遍一遍浏览各种威客网站。都说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,诚然不错,我渐渐被这种公平的交易方式所吸引。如果说博客开启了人的精神禁地,那么威客把人的思维转换成最直接的物质财富。我理解了两者的差别,才明白网友的那句玩笑俨然成了一句真理。

威客是一群智者的游戏,也是一种微缩的客户与商家的关系,它里面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。小到一只宠物玩具狗起名,大到可以设计一座大型商场,反正有人出钱,有人就得出售智慧。其实,有些威客在乎的不是金钱,而是那种多人竞争存在的乐趣。我曾在传媒上看到过关于一名威客的介绍,她在做兼职的同时,创造了年收入近三十万的奇迹。

就在昨天,我又收到了另一位网友的QQ留言,他也很像当时的我一样问:今年你威客了吗?瞧瞧他那张得意脸,我提醒他:威客,我都已经跟熟了!

糕。“妈妈,这是剩下的八块五毛。”他从裤兜里掏出来,放进了我的钱包。我拉开雪糕纸,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,甜爽可口。白色的奶油,里面还有夹着葡萄干,味道真是不赖。儿子吃的是一只火炬形的冰淇淋,巧克力的脆皮,他似乎来不及细细品尝,大口咬着,消解身上的炎热。

因为儿子婴儿期患过支气管炎,我们一向很少吃冷饮。可品尝奶味的雪糕,我还是觉得五毛钱太便宜了。“小凡,这雪糕怎么这么便宜啊?”

“妈妈,现在是春天,还不太热,吃雪糕的人少啊,当然便宜啊。”儿子说得理直气壮,看来我经常给他讲的供需理论有点效果。

雪糕一点点变小,直到完全融入我的肠胃。儿子的小脸凑过来:“妈妈,雪糕好吃吗?”“好吃啊。”我感觉到凉爽。“妈妈,刚才我说了,其实你吃的那支是一块钱的,我是五毛的。”“为什么呢?”我困惑了。“平时在家您都是挑不好的吃,我如果给您一支贵的,您肯定要让我给你的。”小家伙那么认真地说。“可是,孩子,妈妈给了你10元啊,你可以买两支一样的雪糕啊。”我怜爱地抱住了他。“可是我想爱你多一点,妈妈。”我的宝贝在我耳边说。

我转身要走,忽然发现脚下有一块土地松软,伸手一扒,拉出一个白色塑料袋。没想到塑料袋竟被水湿过的手指戳到一丝白色的东西,想来那两个人,尾随着他们走去。小巷潮湿阴暗,街灯昏黄。过了架在风尾河上的一座石桥,便出了城。两人小声说了两句话便分手,顺着河岸分别向南、北方向走去。这时我却犯了难,两人中跟哪个好呢?稍一迟疑,我决定跟踪那个身材矮小、瘦弱的人,即便遇到非常情况,也容易对付。

风尾河畔,低洼处有几座棚屋,竹竿撑起,油毡纸遮盖,东歪西斜,摇摇欲坠。眼望着那人钻进棚屋,里面燃起了灯火,随即传出妇女的窃窃私语和孩子的啾啾之声,再破旧也是个家。我毫不犹豫推开门,进入宽敞的小屋,一家人顿时现出惊喜之色。那男子瘦弱不堪,反应却很敏捷,他的“嗖”的一声从身后拔出一把杀猪刀,冲着我厉声怒喝:“你是什么人?为什么跟着我?”

我平静地说:“生意找上门,你却拿刀对客人!我到这里干什么,难道你看不出来!”那满脸愁容、凶相毕露的男子,立即软下来。他转怒为喜,把刀子轻轻放桌上,很不好意思地说:“对不起,先生,一场误会。这里和金三角只隔一路之隔,周围环境复杂,不得不防!请问先生,你有多少货需要我们装车?”

我说:“有话坐下来慢慢讲。”他伸手推给我一个小竹凳。这时,一直在旁边监视着我的年轻女子,突然喊了一声:“大伯!”她惊喜地说:“听你说的北方口音,我才认出是您老。孩子他爹是个粗人,他刚才撒野,你千万可别放心上!”听到话语,我忙回过头来,一眼认出她怀中抱着的那个大眼睛男孩,便想起了两天前发生的一件事。

晚饭后,我和小黑在菜市场一个饮食摊就餐。身上钱少,不敢进大饭店。这时一个年轻妇女,后背上用包袱裹着一个男孩,向我乞讨。她说来自四川,和丈夫一起来云南谋生。丈夫患病,不能养家,她和孩子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,希望我发发慈悲,救救孩子。使我难忘的是那孩子有一双大眼睛,虽然不会说话,眼睛却很能传神。他用一种乞求的目光在说:“快给我妈妈呀!我们都饿着呢!”那眼神让我心都碎了!我向饮食摊老板要了两个袋子,把我面前的一碗尚未动筷的米饭和一大碗当地叫“牛扒虎”的炖牛肉全给了他们。那妇女一口口音,连声致谢,正转身要走,我喊住了她,转身问小黑:“我们还剩多少钱?全拿出来!”

小黑为难地说:“明天,咱们吃什么?”我说:“明天再说吧?”小黑把身上的钱全掏了出来,除了付这顿饭钱,还剩60多元,全给了他们母子。那妇女感动得眼泪汪汪地走了。这时,认出我来的那位妇女对她丈夫说:“这位就是我对你说过的,帮助过我们的大伯!”那瘦男子连忙起身,为刚才的举动向我道歉,并问我什么时候装车。

我说:“装车时间就在最近两三天,不过,我要先向清楚各种情况,才能定下来。”他客气地说:“你讲!”我问:“你们往卡车底盘上撒的,是不是这个?”说着,我按当地习惯伸出四个手指,代表“四号海洛因”。他点头认可。

我又问:“像你们刚才装的那一车货,需要多少钱?”他回答:“那一车矿石是5吨,装车费是250元。掺进一件‘四号’是100元,那辆车共掺进10件(7500克),收费1000元。另外,还要付给保密费1000元。总计是2250元。这是最低价,看着你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份上,不敢向你多要。”

我说:“很好!价格公道,就依你。货到之后,我来这里通知你。”我伸手拿出400元钱,放在桌上说:“这是订金!”随后我又补充说:“订金全给你!不会从装车费中扣除。我也不会对你的同伴说。”他高兴地一把把钱抓起。

我接着问:“刚才那车货,是哪一位老板的?”

连载

没想到我心一软,这一装,就把他的东西放回了原处。我没有问那女孩是谁,也不再提起以前的事。丈夫还爱着我才是最重要的,其他的事我想快点忘掉。不快乐的事,最好像烟雾,希望风很快把它们吹走。

情感透视与分析 对待丈夫感情的出轨,一百个女人有一百种处理方法。有的人以报复来求心理平衡,有的人扯着丈夫的衣领上法院,有的人找“第三者”闹打成一团。但李永美是走一条独特的路线——在痛苦之后,给予宽容。

宽容是一副最好的药,它不仅能让疯狂报复还能解决问题,有时还能解救爱情生命。

我自他病了以后,我看到他吃不下饭,我就做点粥类的东西给他吃,还会给他讲点笑话逗他开心。

一天晚上,我给他讲笑话,说着说着我自己笑了起来,他看着我,说:“你不要笑好吗?你笑起来太像我以前的女朋友了,太像了,可是她害了我,我很恨她,若不是她我不会这样子,可是我又不爱她。看见你我就好像看到了她。”说完,他低下了头,一副痛苦的表情。

好奇是天下女孩子的通病,我就问他:到底是怎么回事,能讲给我听听吗?也许你说出来就好了。

他讲了他跟以前女朋友的故事。他的病也是因为他的女友抛弃了他,他借酒消愁,长期喝酒过量而得了病,又加上后来治疗不当以致病情恶化。

我其实有时候比较调皮,他说完,我虽被感动得流了眼泪,但还是逗他说,那我以后笑的时候捂上嘴好不好?他无奈地笑了。

过了两天,我又开始天天陪他去诊所。多次陪他去看病后,我对他有了点感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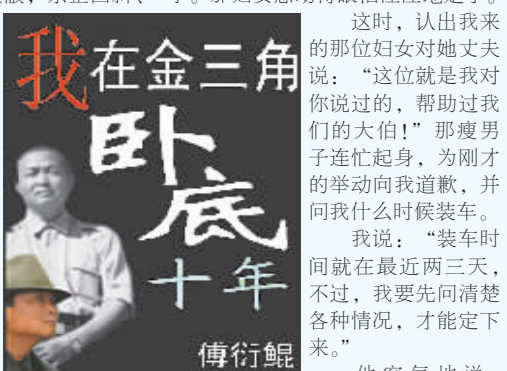
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就是这样会吹笛子的。有天晚上,我在他房里看电视,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:“喜欢你,好喜欢你。”

没有男孩子摸过我的手,我当时想也没想就跳开了,纯属保护自己。他看到我这样子就说:“对不起,我会控制我自己的,你不要怕,我不会伤害你。我知道我有病,我更不能拖累你。”

我听了他没理他,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他敲我的门,向我道歉说:“不要恨我,我真的很喜欢你,真的,你没有必要这样子,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你出来吧,看看电视。”

出于信任,我走了出去,但是不和他说话只是看电视。

2002年国庆节,公司放长假了,



傅衍鲲

16



吴越平

3